

經義考

□ 12
964
41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十五

孫氏 覺 春秋經解

宋志十五卷

存

覺自序曰春秋者魯國之史孔子老而後成之書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刪詩書定禮樂在於反魯之年而贊易在於五十之後也春秋止於獲麟而孔子沒於獲麟之後二歲耳是孔子於未沒之前猶記春秋之事

則春秋之於六經最爲深義也孔子於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後作者蓋孔子尚壯猶冀當時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奈何周旋天下至於窮老而一邱之地不可得一旅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亂不止至於臣弑君子弑父而天子不加誅方伯不致討三綱五常掃地俱盡孔子於是因魯之史以載天子之事二帝三王之法於是乎在春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與也春秋之所惡王法之所棄也至於修身正家理國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法莫不大備故前史云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爲人子而不知春秋必陷大逆之罪故學者不可以不務也春秋之作蓋以天下無主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誅罰褒賞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杜預何休之徒又妄爲之說如杜預之說則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序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則皆即用舊史若如其說則孔子乃一史官耳春秋既曰作之又徒因其記注即用舊史則聖人何用苟爲書也何休之說曰春秋將以黜周王魯孔子爲天下無主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魯如經書王正月者六一統也先王人者卑諸侯也不書王戰者以見天下莫之敵也書王而加天者別乎楚之僭僞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謂之黜周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釋者又妄爲之說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書

端門諸讖緯之說以解春秋此啖氏所謂宏綱既失萬目
從而大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沒能深知孔子之所以作與
春秋之所以存者孟子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謂王者號令尚行於天下而
於號令之中有過差失謬則詩人得以刺規而正之至其
大亂而王道板蕩號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則孔子作春
秋以代其賞罰也春秋既成孔子不久而沒又其書刺譏
誅絕多病當時之人不可顯傳於世故門弟子受業春秋
者無聞焉其後遂有春秋五傳鄒氏夾氏久已不傳而左
傳公穀代興於漢然其祖習傳受傳記不明如習左傳者
即託爲邳明言與孔子同其好惡又身爲國史所載皆得
其真然左氏之書時亦失修此亦黨左氏之言也習公穀
者又言孔子經成獨傳子夏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
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門不應傳有同異此亦黨公穀之言
也三傳之出既已訛謬諸儒之說不可依據但當取其是
而舍其非耳春秋之名說者亦衆如左氏說韓宣子適魯
見易象與春秋又孟子亦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
之春秋其實一也是孔子於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
之不改也杜預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
錯綜以爲所記之名也孝經亦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
言春秋可以舉四時杜預之說亦得矣三傳之作既未可
質其後先但左傳多說事迹而公羊亦存梗槩陸淳以謂
斷義即皆不如穀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而穀
梁最爲精深且以穀梁爲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

及歷代諸儒唐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即以所聞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云

楊時序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歿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況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爲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餘盡發聖人之蘊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義多先儒

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予爲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挂名經端自託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於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閒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耶晚學後進妄以蕪辭污鏝之非惟不足以爲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爲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爲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周麟之跋曰先君潛心春秋二十年得成說於郵上孫先生莘老其書家傳三世矣兵火焚蕩遂爲煨燼及寓居江

浙嘗誦其說以授學者予每得竊聽之一日先君爲予言
初王荆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
而有基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
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積諸有年爰自近世
是經復行而學士大夫亦罕知有莘老說也已而歎曰吁
孫先生之書其遂湮沒已乎何其久而不顯也某應之曰
此書豐城寶也隱顯亦各有時不幸而埋光鏹采於今之
世然而龍泉太阿之氣自當夜動牛斗復有達識之士如
張茂先輩表而出之以爲天下後世剗蒙之器亦必有日
矣後數年有文定胡公著春秋傳以進於上學者皆傳之
而先君不及見也予近得之嘗反覆其義蓋與莘老之說
合者十常六七然莘老發明聖人之奧舉三傳以斷得失
反復折中著爲通論其旨詳而明深而當異說不得而破
此其邃處文定似不及也

邵輯序曰龍學孫公蚤從安定胡先生遊在經社中最少
而尤深於春秋晚患諸儒之鑿彼此佩劍蠹蝕我聖經乃
據其所自得爲之傳凡先儒之是者從之非者折衷之義
例一定凡目昭然誠後學之指南也而傳者蓋寡余曩得
之親故閒愛其議論之精審而文辭之辨博也常欲刊行
與學者共之而力所不能既來楚郵以爲此公之鄉里也
近世兩淮如合肥之包孝肅集山陽之徐節孝集皆因其
鄉里而易以傳布吾之志遂矣適值大歉朝夕汲汲焉荒
政之是營未暇及此越明年歲稔公私粗給於是撙節浮
費鳩工鏤板置諸郡齋以永其傳其閒無解者多不備其

經文今謹仍舊弗敢增也嗟乎書之顯晦蓋亦有時如公名節著於當時載在信史爛如日星固不待此以爲重輕然公平生之所留意今得百有餘年猶未顯行於世余獨寶藏之又適承乏於公之鄉里得以遂夙昔之志則此書之傳疑若有待也

汪綱曰龜山爲孫先生作春秋解後序竊謂楊公學遂於經今於是書尊信推予若弟子之於其師後學觀此當知所依歸矣

張碩曰高沙鄉先生龍學孫公春秋解發明聖經之隱奧折衷諸儒之是否學者願見而不可得前政邵君出家藏本刻板郡齋其嘉惠後進也博矣

晁公武曰春秋經社其學亦出於啖趙凡四十餘門論議

頗嚴

陳振孫曰覺從胡安定游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閒衆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又曰孫覺春秋經解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爲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爲之後序

陳造曰孫先生春秋解其於經窮盡該備幾無遺意

張萱曰孫覺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而專主穀梁其是非褒貶雜用三傳及啖趙陸三家擇其說之最長者而以胡安定之說斷焉

春秋學纂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經社要義

宋志六卷

佚

黃仲元曰孫莘老與一時名勝爲經社雖不主一人之臆說其閒卓然獨見者誰乎

王應麟曰經社要義分爲類例考據諸傳以解經旨學纂其說以穀梁爲本及采左氏公羊歷代諸儒所長闕以其師胡瑗之說斷之

程子頤春秋傳

宋志一卷

存

程子自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

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如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行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曰伊川春秋傳中間有難理會處亦不爲決然之論也

陳亮跋曰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予以爲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者苟精考其書優柔饜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陳振孫曰略舉大義不盡爲說襄昭後尤略序文崇寧二

年作蓋其晚年也

黃淵曰伊川初令門人劉質夫作傳後來却又親爲之未知何以窺聖人用心處

劉永之曰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非先儒之所及也

胡居仁曰作春秋傳者不少惟程子發明得到

張子載春秋說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張子厚爲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

蘇氏轍春秋集解宋志作集傳

宋志十二卷

存

轍自序曰予少而治春秋時人多師孫明復謂孔子作春秋略盡一時之事不復信史故盡棄三傳無所復取予以爲左邱明魯史也孔子本所據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邱明爲本杜預有言邱明授經於仲尼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斯言得之矣至於孔子之所予奪則邱明容不明盡故當參以公穀啖趙諸人然昔之儒者各信其學是而非人是以多窒而不通老子有言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予竊師此語故循理而言言無所係理之所至如水之流東西曲

直勢不可常要之於通而已近歲王介甫以宰相解經行之於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爲斷爛朝報使天下士不得復學嗚呼孔子之遺言而凌滅至此非獨介甫之妄亦諸儒講解不明之過也故予始自熙寧謫居高安覽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爲集解十二卷及今十數年矣每有暇輒取觀焉得前說之非隨亦改之紹聖之初遷於南方至元符元年凡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之白雲橋杜門無事凡所改定亦復非一覽之洒然而笑蓋自謂無憾矣南荒士人無可與論說者顧謂子遜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孔子之不可及而顏子之所太息也而況於予哉安知後世不復有能規予過者其於昔之諸儒或庶幾焉耳汝能傳予說使後生有聞焉者千歲之絕學儻在於是也

晁公武曰子由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復信史故盡棄二傳全以左氏爲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啖趙自熙寧謫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數年暇日輒有改定卜居龍川而書始成

葉夢得曰蘇子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例既不盡經所書亦多違牾疑自出己意爲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傳事之誤者不復敢議則遷經以成其說亦不盡立凡例於經義皆以爲求之過

朱子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

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據史冊寫出耳

陳振孫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張萱曰轍以時人治春秋多師孫明復盡棄三傳後王安石石解經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爲斷爛朝報致學者不能復明春秋故著此書取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

陳弘緒跋曰春秋集解十二卷宋穎濱先生蘇轍撰是時王介甫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官故穎濱矯俗而作此書其說一以左氏爲主而於公羊穀梁二傳時多譏刺穎濱之言曰凡春秋之事當從史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意之也蓋孔子之作春秋亦略矣非以爲史也有待乎史而後足也以意傳春秋而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十二卷中類皆發明此旨然予謂聖人之爲經也麗於事者必根柢於道揆之道而不合則雖其事之傳於久遠者要亦未可盡信左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間有悖於道者政不妨博採之諸家以求吾心之所安子輿氏於武成亦僅取其二三策而已況邱明之書乎公穀雖以臆度解經然亦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邱穀梁以戎爲衛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爲魯慶父魯滅項又皆以爲齊實滅之顯然與經謬戾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類似公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穎濱一槩以深文詆之可謂因噎廢食讀

者捨其短而取其長焉可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二終

弟子常熟嚴德屋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十六

崔氏 子方 春秋經解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本例 例要

宋志二十卷 今本十卷

存

子方自序曰春秋之法以爲天下有中外侯國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齊也是故詳中夏而畧夷狄

詳大國而畧小國詳內而畧外詳君而畧臣此春秋之義而日月之例所從生也著日以爲詳著時以爲畧又以詳畧之中而著月焉此例之常也然而事固有輕重矣安可不詳所重而畧所輕乎其槩所重者日其次者月又其次者時此亦易明耳然而以事之輕重錯於大小尊卑疏戚之閒又有變例以爲言者此日月之例至於參差不齊而後世之論所以不能合也今考之春秋之法權事之輕重而著之爲例分其類而條次之可以具見而不疑若夫事有疑於其例者則備論焉且嘗論聖人之書編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也故號本例嗚呼學者苟通乎此則於春秋之義斯過半矣

陳振孫曰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遊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其學辨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爲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玉海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傳藏祕書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若上之

任氏伯雨春秋繹聖新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任伯雨德翁撰解經不甚通例

玉海淳熙十二年二月任清叟進曾祖伯雨春秋繹聖傳

十二卷付祕省

晁氏補之

左氏春秋傳雜論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應麟曰元祐中晁補之撰左氏雜論一卷指左傳之失凡四十六條

晁氏說之

春秋三傳說

三篇

存

劉氏

弇

春秋講義

佚

弇自序曰公天下之好惡者莫大乎好惡之心不存焉好惡之心不存於是褒貶可寄而真好惡見矣春秋之為經非釀好惡者也非致喜怒者也非私予奪者也為孔子者得尺寸之柄効乎當世則春秋亦無事於作矣幽厲既往滋削之周如日西薄奄奄就盡一變而為葵邱之會政在諸侯可也再變而為溴梁之會政在大夫猶之可也卒變而為黃池之會則中國之紀綱掃地而盡尚曰可哉此春秋之不得不作也是故有闕之以謹其疑者如夏五郭公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類是也有視世久近而為之者如辭顯於隱桓微於定哀之類是也有深探其本而加討者如天王狩于河陽趙盾許世子止弑其君之類是也有微物而吾無苟焉者如五石六鵠星隕如雨之類是也此其凡也有字之者有名之者有氏之者氏以誌其所自出名

以謹其所當據字則於是乎進之矣有日之者有月之者有時之者其治是人也時爲緩月次焉日則於是乎操之爲已蹙矣此其例也君臣之義廢見之於隱桓之事然也父子之恩絕見之於蒯瞶出奔然也兄弟之愛蔑見之於鄭伯克段者然也夫婦之別喪見之於姜氏孫于齊者然也書尹氏卒所以譏世卿之尸國爵書公及邾儀父盟所以疾盟詛之始兆亂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親迎之廢有如此者矣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朝覲之廢有如此者矣書如齊納幣與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則喪紀祭祀之廢有如此者矣此其槩也曰然則是書也而謂之春秋何也蓋天地之所以舒慘百物其運在四時而春秋爲陰陽之中聖人倣乎陰陽以信褒貶此魯人命春秋之意雖孔子亦莫之能易也自孔子歿傳春秋者中間有五而鄒氏夾氏獨泯滅不傳左氏公穀其大致不必一一盡同至唐有啖助趙匡兩人者其最有功於春秋者乎學者之於春秋患在求之太過拘之太甚求之太過則精理失拘之太甚則流入於峭刻而不知變於此有一言而盡者道而已矣有兩言而盡者公與恕而已矣故曰聖人之言如江河諸儒汧沿妄入猷澮聖人之心如日星諸儒糾紛雲障霧塞此亦學者之大患也

楊氏湜春秋地譜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楊湜編十三國地皆釋以今州縣名并爲

圖於其後蓋常氏已嘗有此書而湜增廣焉

謝氏湜春秋義

宋志二十四卷

佚

春秋總義

宋志三卷

佚

張氏

大亨春秋通訓

宋志十六卷

佚

張大亨自序曰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某初蓋嘗作例宗論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

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邱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使學者自得之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之學所謂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者也

陳振孫曰直祕閣吳興張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東坡一字和仲所謂趙郡和仲其東坡乎

按蘇籀雙溪集載嘉父以春秋義問東坡東坡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邱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其書今載

續集中嘉父自序稱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者蓋此書也

五禮例宗

宋志十卷

存

陳振孫曰例宗考究亦為詳洽

鄧氏

驥

春秋指蹤

宋志二十一卷

佚

程端學曰延平鄧驥字德稱

黃氏

裳

春秋講義

佚

姓譜裳字晁仲浦城人元豐五年對策第一後官尚書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忠文

沈氏

括

春秋機括

宋志二卷

玉海三卷

未見

晁公武曰春秋譜也

王應麟曰元豐中沈括撰春秋機括三卷上卷以魯公申子紀周及十二國年譜中卷載周及十二國譜系世次下卷記列國公子諸臣名氏其無異名者不錄

春秋左氏紀傳

宋志五十卷

通考三十卷

佚

李燾曰不著撰人名氏取邱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為紀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畢陳於前不復錯見旁出可省繙閱之勤或事同而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離尚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序世族譜繫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質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別據他書今姑仍其舊以俟考求 又曰後在陵陽觀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而此書終不滿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陸氏

佃

春秋後傳

宋志二十卷

未見

張氏

根

春秋指南

宋志十卷

佚

汪藻序曰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罰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

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致疑於其閒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出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窅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於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閒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閒余過山陽吳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為也余嘗以諸國縱橫例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令子見吾書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於士大夫閒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乎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

晁公武曰吳園先生張根知常撰以征伐會盟年經而國緯

陳振孫曰專以編年旁通該括諸國之事如指掌又為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雜論諸篇畧要義多所發明

林氏之奇春秋通解

佚

黃澤曰林少穎春秋說大抵不純其書時月日篇曰或曰經之書月書日豈都無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經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編年爲書故必書日月以次事之先後若事無巨細槩書月書日則事紊而無條矣勢必先爲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之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書時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何人事則朝聘會遇侵地伐國逆女乞師災異則螟水旱無冰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所謂急者何祭祀盟戰外諸侯內大夫卒災異日食地震星隕火災之類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閒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且日食當日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內大夫卒亦當日者也自隱至宣時有不日者蓋世遠而簡編有不完者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侯幾百處書日者數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亦須彼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日焉然則葬多不以日告者不可必其日也以魯國猶有兩不克葬者二況他國乎或曰葬而來告豈有據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晉侯孺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還自晉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也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書日以謹惡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止竊取焉則以知尊王律諸侯誅叛黜僭此出於聖人修經之法也若夫編年以著代書時日月以別事之同異皆循舊史而無所增

損焉林氏書時月日凡兩篇此篇最當理

葉氏夢得春秋傳

宋志二十卷

存

夢得自序曰春秋為魯而作乎為周而作乎為當時諸侯而作乎為天下後世而作乎曰為魯而作春秋非魯之史也曰為周作春秋非周之史也曰為當時諸侯作春秋非當時諸侯之史也夫以一天下之大必有與立者矣可施之一時不可施之萬世天下終不可立也然則為天下作歟為後世作歟故即魯史而為之經求之天理則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夫婦也無不在也求之人事則治也教也禮也政也刑也事也無不備也以上則日星雷電

雨雹霜雪之見於天者皆著也以下則山崩地震水旱無冰之見於地者皆列也泛求之萬物則螽蟴蜚麋或鸛鵒之於鳥獸麥苗李梅雨冰殺菽之於草木者亦無一而或遺也而吾以一王之法筆削於其閒穹然如天之在上未嘗容其心而可與可奪可是可非可生可殺秋毫莫之逃焉迎之不見其始要之不見其終是以其書斷取十有二公以法天之大數備四時以為年而正其行事號之曰春秋以自比於天由是可以為帝由是可以為王由是霸者無所用其力由是亂臣賊子無所竄其身前乎此聖人者作固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外也後乎此聖人者作復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加也是以當孔子時雖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自孔子沒而三家作吾

不知於孔子親聞之歟傳聞之歟至於今千有餘歲天下之言春秋者惟三而已孟子不云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子之自言則曰其義則止竊取之矣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經也故可與通天下曰事不可與通天下曰義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故也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由乎百世之後而出乎百世之上孰能覈事之實而察義之當歟惟知春秋之所以作為天下也為後世也其所自比者天也其所同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事義更相發明猶天之在上有目所共覩則其為與為奪為是為非為生為殺者庶幾或得而窺之矣天之既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後世必有作者焉乃酌三家求史與經試嘗為之言以俟後之君子而擇其中其亦有當爾乎其亦無當爾乎作春秋傳二十篇

春秋考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讞

宋志三十卷

佚

真德秀曰春秋讞考傳三書石林先生葉公之所作也自熙寧用事之臣倡為新經之說既天下學士大夫以談春秋為諱有年矣是書作於絕學之餘所以闢邪說黜異端

章明天理遏止人欲其有補於世教為不淺也公之聞孫來守延平出是書鋟木而傳之蓋有意於淑斯人如此學者其勉旃

陳振孫曰夢得傳考讞三書各有其序其序讞曰以春秋為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為辨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為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畧目之曰讞其序考曰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其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為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為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

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為書辨訂考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為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葉筠曰先祖左丞著春秋讞考傳三書各為之序併刊於南劔郡齋

春秋指要總例

宋志二卷

佚

南窗紀談葉石林為春秋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證事實曰考掊擊三傳曰讞編排凡例曰例嘗語徐惇濟曰吾之為此名前古所未有也惇濟曰吳程秉著書三萬

餘言曰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得毋近是乎石林大喜
石林春秋

宋志八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三終

弟子平湖馮耀嵩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十七

劉氏 絢 春秋

通考十二卷 玉海五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劉絢質夫撰總學於二程伯淳嘗語人曰
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正叔
亦曰游吾門者亦多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
若子者幾希有李參序

陳振孫曰所解明正簡切

中興國史志絢傳說多出於頤書而頤以為不盡本意更為之未及竟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

楊氏時春秋說

一卷

未見

蕭氏楚春秋經辨

宋志十卷

佚

胡銓序曰左朝散郎試兵部尚書諸路軍事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奏禮部牒檢尚書省黃牒三省同奉手詔朕以寡昧御艱難之統明不能燭德不能綏思聞讜言以輔不逮乃稽舊章設賢良方正之科而未有應令豈朕菲德不

足以來四方之賢歟抑搜揚之道有未至也朕既遭家不造熒熒在疚而天成朕躬太陽有異氛氣四合朕甚懼焉中外侍從之臣其遵俞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朕將詳延於廷諏以過失次第施用承天意者臣伏覩左承直郎新改差判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羣書歷考前代治亂多識前賢往行十餘年間所蓄頗富試而用之必有可觀伏望朝廷更賜審察使候勅旨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劄與呂祉依紹興元年九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具官胡某詞業繳進右劄付胡某蓋七年六月一日也其既進詞業即其日除樞密院編修官於是先生歿已數年其學

始大行於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辨喟然嘆謂某是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於某以妄言不可與金虜和議觸宰相秦檜嗔罷編修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棣觀望朝廷意旨奏徙某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內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夜無禦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授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集成易禮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而未能卒業然彭費之說融骸之文皆先生緒餘也某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咫尺顏備顧問或及經學則謹對曰先生實臣之師頃得旨進羣經傳玉旨丁寧有速寫進來之喻儻遂一經天目則先生之學瞬然愈光豈特某得以□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學君子也欲鋟板以傳且乞某叙所以固辭不可於是乎書乾道壬辰

陳振孫曰廬陵蕭楚子荆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與其徒馮澥書言蔡將為宋王莽誓不復仕死建炎中自號三顧隱客門人謚為清節先生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佳邦衡志其墓

江西通志蕭楚泰和人自漢唐以來春秋專門槩癖於傳楚獨以經授著經辨四十九篇

黃氏賴春秋左氏事類

佚

周氏武仲春秋左傳編類

三十卷

佚

楊時作墓志曰公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於諸國俾易覽焉
閩書周武仲字憲之浦城人歷官吏部尚書以朝請大夫致仕

羅氏棐恭春秋指蹤

佚

春秋盟會圖

佚

胡銓志墓曰棐恭字欽若廬陵人武岡軍太守增廣左氏指蹤春秋盟會圖二書有詩文三十卷號不欺先生集

曾氏元忠春秋歷法

佚

江氏琦春秋經解

三十卷辨疑一篇

佚

胡銓志墓曰琦字全叔建陽縣人宣和三年賜進士出身左宣教郎生平無他嗜好獨研究春秋之旨裒古今傳注參校取舍雖祁寒盛暑不少輟者十年嘗述其所見數條就正於楊公時楊公撫書歎曰百世之絕學留心者幾希吾老矣之子勉旃後進有望焉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篇以紹興十二年卒

羅氏從彥春秋指歸

佚

從彥自序曰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人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啟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邪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為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

秋之為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雁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興復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為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為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為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謂垂後世傳無窮真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

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爲中國患於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之不免爲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以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閒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

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與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注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刮垢摩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毘陵授學有年盡裒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或覩也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邴鄆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驗之獲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

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陸氏宰春秋後傳補遺

宋志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撰春秋後傳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鈞誠之父

稅氏安禮春秋列國圖說

一卷

存

安禮自序曰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
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
二十四國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會盟聘圍滅入孔
子筆之於經邱明公穀發明於傳至今想見其處今掇其
著者附次之

陸元輔曰世所傳春秋列國指掌圖說刊本以為蘇軾撰
誤也蓋稅安禮作

王氏居正春秋本義

十二卷

佚

呂氏本中春秋集解

宋志十二卷 又呂祖謙集解三十卷

存

趙希弁曰春秋集解三十卷東萊先生所著也長沙陳邕和父為之序

陳振孫曰春秋集解十二卷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崧老胡文定數家而已大略如杜諤會議而所擇頗精却無自己議論

朱子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宋史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從楊時游酢尹焞遊紹興六年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學者稱為東萊先生卒諡文清

按趙氏讀書附志以春秋集解為東萊先生所著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為東萊公而居仁為右丞子學山谷為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稱為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為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錄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於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

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
即居仁所撰惟卷帙多寡未合而陳和父之序無
存此學者之疑猶未能釋也

謝氏逸春秋廣微

佚

姓譜逸字無逸臨川人舉進士不第以詩文自娛學者稱

為谿堂先生

徐氏俯春秋解義

佚

中興聖政錄紹興三年二月右諫議徐俯進春秋解義至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

威公築臺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

刑矣故書名以貶之俯乞編之記注

陳氏禾春秋傳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統論

宋志一卷

佚

張氏浚春秋解

六卷

佚

李氏光左氏說

十卷

佚

許氏翰襄陵春秋集傳

佚

李綱後序曰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子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內諸夏外夷狄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傳緯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以不泯而後世得以知之前猶天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甘石之書則何以仰觀此三傳之於聖人所以不為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揆之以道索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

非則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舍經而信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本也棄傳而觀經則是去甘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久矣襄陽許崧老作春秋集傳取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者著之篇刪去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發於三傳之所不能言者得而讀之豁然如披雲霧而覩天日之清明燦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知三傳果有功於春秋而集傳又有功於三傳至於斷以自得之意則與三家者齊驅而並駕也其於學者豈小補哉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筆削之餘游夏不能措一辭使得其時而道可行於天下則誅賞廢置宜何如哉雖不見行事而垂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

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者不通春秋之義必陷誅絕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欲盡心焉當自此書始

王禕曰泰山孫氏專以書法論褒貶襄陵許氏永嘉陳氏專以書法論世變

胡氏銓春秋集善

宋志十三卷

佚

陳振孫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既事蕭楚為春秋學復學於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作此書張魏公為之序

洪氏皓春秋紀詠

宋志三十卷

佚

程端學曰鄱陽洪皓元弼撰

宇文氏虛中春秋紀詠

宋志三十卷

佚

辛氏次膺春秋屬辭比事

宋志五卷

佚

王氏葆東宮春秋講義

宋志三卷

佚

春秋備論

二卷

佚

春秋集傳

宋志十五卷

佚

周必大作墓志曰葆字彥光吳郡崑山人宣和六年進士
權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出爲浙東提點
刑獄積官左朝請大夫留意經學尤邃於春秋嘗讀孟子
彼善於此之句悟聖人作經本旨以爲當時名卿有功而
賢者莫如管仲子產晏子而三人者姓名略不槩見其他
可類推矣又云聖經如化工造物有自然法象蓋昔人所
未嘗及者用心三十年乃成集傳十五卷去取是非不措
一毫私意於其閒書成歎吾精力盡於此後當有知我者
嗚呼庶幾無愧古之儒者矣

陳振孫曰監察御史王葆彥光撰朱新仲爲作序葆周益
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龔明之曰彥光最長於春秋有集解十五卷備論五卷

蔡氏幼學春秋解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四終

經義考

卷一百八十四

三

弟子烏程周之樞覆按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十八

胡氏 安國 春秋傳

宋志 三十卷

存

安國自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

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乎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

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

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張九成曰近世春秋之學伊川開其端劉質夫廣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說大明

晁公武曰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

朱子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闔精神又

曰春秋是魯史合作時王之月 又曰夫子周之臣子不改周正朔

中興國史志安國書與孫覺合者十六七。

陳振孫曰紹興中經筵所進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說為據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與其徒問答及其他議論條例凡二百餘章其子寧輯為一書

黃仲炎曰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尊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貴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為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如所謂夏時冠周月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

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爲僭哉 又
曰說元年曰體元所謂體元者春秋以一爲元示大始而
欲正本也王者卽位必體元以立極使如其說則春秋果
黜周而王魯矣

黃震曰文定說春秋以春爲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
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而未決也故晦菴
先生以爲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
經不若是之紛更也

黃淵曰胡文定潛心三十年而傳始成然夏時冠周月之
論至今可疑

宋鑑紹興四年夏四月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
乞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以疾辭郡重憫勞之可
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
稱朕崇儒重道之意

玉海紹興五年四月詔徽猷閣待制胡安國經筵舊臣令
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上之詔獎
諭除寶文直學士賜銀幣傳凡三十卷十萬餘言載孟氏
而下七家發明綱領之辭於首傳外復有總貫條例與證
據史傳及學徒問答二百餘章子寧集錄名曰通旨一卷
熊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於答顏淵問爲邦者然
也至於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爲國
史所書之月爲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
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譬如孔子言車豈必
止言殷輅哉

陳櫟曰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為明著咸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為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為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為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為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為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註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即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於卯辰之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以次年又書五月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為正周以為春註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為正殷以為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註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為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

以夏時冠周月之理

盛如梓曰春王正月胡文定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菴以爲不如此然宗之者衆

黃澤曰諸家說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屈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胡文定諸公是也如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爲聖經之害者莫此爲甚 又曰春秋遵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蔡氏雖自謂晦菴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說亦引商秦爲證是不改月之說開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按胡氏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月最害大義於聖經之累不小據所引商秦不

改月爲證是周亦未嘗改月據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時又云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舛誤最甚蓋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含糊兩端故雖主周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是以徒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不通古人註釋縱謬卻不至此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閒旱這斷然是五六

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菴之說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又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孔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末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為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為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為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

蔣悌生曰近世明經取士專用胡氏傳蓋取其議論正大若曰一一合乎筆削之初意則未敢必其然也

梁寅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

劉永之曰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自為一書焉可也

何喬新曰宋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如胡文定公文定之傳精白而博瞻忼慨而精切然所失者信公穀太過求褒貶太詳多非本旨

彭時曰先生平生著述皆有關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為尤大蓋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自左公穀以來傳注之行無慮百家文舛辭

煩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庸非聖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邪先生自壯年卽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講深見獎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微辭發明奧義其於挾三綱叙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內夏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其時與向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詆棄之邪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旣絕

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爲大矣

胡居仁曰胡氏春秋傳多穿鑿文定旣學於謝顯道不應不取程子傳而自作傳雖有祖程子者又不當不表程子而以爲己說也

李襲曰宋儒病漢儒好言災異而胡康侯傳春秋往往引用其說如文公十四年有星孛於北斗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康侯之傳何嘗不全用董仲舒劉向之說邪然又不明言也

卓爾康曰胡文定當南渡時發憤著書志固有在中閒詞旨激揚或有所過而昭大義明大法炳如日星不可磨滅也

羅喻義曰胡氏誤認天子之事爲春秋賞人黜人作許大

經義考 卷一百八十五
舉措及問所黜則滕杞而已此豈天子事邪

尤侗曰胡傳專以復讐為義割經義以從己說此宋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

俞汝言曰胡氏之傳借經以抒己志非仲尼之本旨

何其偉曰春秋晉荀吾帥師伐陸渾之戎書以大之也胡氏乃曰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猶厯厯以戒窮兵於遠者夫胡氏當建炎間以春秋入侍此何時也而猶厯厯焉以戒窮兵於遠者金人之起海角也遠者也宋未嘗窮兵也胡為而徽欽北胡為而康王南尋則奔明州走溫州胡氏以春秋進而輒戒窮兵其君復詡詡曰安國所講春秋吾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嗟夫惟熟於胡氏之春秋而戒窮兵戒窮兵而厭兵厭兵而後和議決矣吾不知所謂因事而進

規者其義安在

毛奇齡曰胡氏傳解經之中畔經尤甚胡氏傳出而孔子之道熄矣 又曰三正紀云正朔三而改此三代以前皆改正也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亦無可擬議者而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不知商亦改月左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是明言夏殷周之盡改月也陳寵曰十二月地以為正殷以為春是商亦改時也漢律歷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而班固隨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

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蓋是年
值月朔冬至故云則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
郊祀之時故因祀方明奉先王以配上帝並非新君即位
改元之始月也若夫春秋之改時月可指數者莊七年秋
大水無麥苗夫秋當有麥苗乎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
月雪也若十月則小雪矣而何書也隱九年三月震電此
正月雷也若三月則啓蟄久矣而何足怪也桓十四年春
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此非春也冬也若果春則
冰泮矣又若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天下無寅月而
冬至者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夫二月春將分矣而日
始南至無是理也乃胡氏不知何據逞其武斷謂以夏時
冠周月致有明數百年盡為所惑夫子月稱正冬月稱春

經傳顯然而云春秋用夏時不可解也至隱公不書即位
胡氏自造一例曰上不稟命於天子內不承國於先君大
夫扳已立而即立之則不書即位隱之不書是仲尼削之
也則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
入何嘗一稟命天子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
定不承昭而三君偏得書即位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
削之則桓之得書將必仲尼褒之矣夫亂賊其可褒乎乃
自知難通於桓即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辭於宣即位傳
則曰一美一惡不嫌相同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亂莫
大於善惡混乃以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惡混則或褒或貶
何所分別吾不_一胡氏之學一開卷間即辭窮理屈如此

春秋通例

宋志一卷

存

胡氏寧春秋通旨

宋志一卷

未見

吳萊後序曰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閒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時光堯南渡父讐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寢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

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歆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蘄死會夜月出即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閒見其解髮脫屣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

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爲當代儒宗仁甫爲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媿乎胡傳之學矣陸元輔曰胡寧字和仲崇安人安國季子用蔭補官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太常寺丞祠部郎出爲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歸安國之傳春秋也編纂檢討多出寧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世稱茅堂先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五終

弟子長洲陳周震覆按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九

鄭氏樵 夾漈春秋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考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地名譜

宋志十卷

未見

樵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作春秋考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謬古者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爲楚史親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文起公穀漢之經生惟是口傳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以此辨之了無滯礙又有春秋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陳振孫曰其學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石氏公孺春秋類例

宋志十二卷

佚

中興聖政錄紹興初詔鄉貢進士石公孺李郁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孺臨海人長於春秋傳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瓘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女妻之程端學曰會稽石氏公孺

姓譜字長孺高隱不仕高宗詔求遺逸召對稱旨命之官因辭高宗曰卿當爲朕勉受一官乃授迪功郎進其所作春秋類例命藏祕閣

李氏棠春秋時論

宋志一卷

佚

程端學曰蜀李氏棠子思

王應麟曰建炎中李棠專采時議爲論一十八篇

任氏續春秋五始五禮論

五卷

佚

高氏閱息齋春秋集注

通考十四卷

未見

陳振孫曰禮部侍郎鄧高閱抑崇撰其學專本程氏序文可見

程珌曰公之學蓋欲沿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心者如言平王在位日久恬於頹靡無復振起之略諸侯專肆變法壞紀亂臣賊子接迹海內平王不可望矣故託始於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齊晉又衰政出大夫吳楚橫行中國

不復知有周矣故終於越入吳其志慮可謂深長而規模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其身獲安於朝廷之上書雖不廢於當時而道則不行於天下愚是以讀公之書悲公之志然猶幸其書之存也

樓鑰序曰吾鄉四明慶歷皇祐閒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於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其後伊洛二程先生之門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粹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壻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陞補上舍紹興改元德音免殿試賜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遴擇名儒為四方所推服者為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

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於上前擢貳卿將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卒一斥不復家居數年中壽而歿頃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荊公廢春秋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爲本又博采諸儒之說爲之集注其說粹然一出於正然猶未行於世也仲子得全知黃州始取遺藁刻之而屬某以序某生長外家汪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公牀下竊聞之公既投閑杜門屏居略不以事物自撓日有定課風雨弗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秘

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爲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於隱公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詞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序此當屬之深於春秋者某何人而敢與此黃州言之再四竊幸得託名於不腐乃勿敢辭公諱閑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未有艾也

張萱曰宋紹興閒禮部侍郎廣陵高閑著其說專以程傳

為本又博采諸儒之論而集為注大旨謂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莫傳立為中制俾萬世可通行故假周以立法而託始於隱公皆推明伊川之意也

浙江通志高閔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進士

鄭氏剛中左氏九六編

三卷

佚

剛中自序曰左氏載春秋卜筮頗詳筮之遇周易者之卦一十三變為二十六无變者三論卦體以明事而不由筮得者八總三十有七卦蠱凡兩書予志欲集為一書久而未暇近乃成之凡卦之見於左氏者各畫其所得象具載事本與筮史之論其有疑渾可加臆說或近世推占之說

似相契驗者輒附會其後仍以八宮分卦并逐卦之變體先之共三卷通號曰左氏九六篇庶簡而易求也所集成偶讀元凱書太康元年自江陵還襄會汲縣民有發其界內舊塚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藏入祕府元凱晚得見之書多雜碎奇怪惟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又別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氏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人名異哉予今所作是乃師春之意乎其人其書茫然千古之上疏集同異不可得而知矣紹

興庚午正月

韓氏璜春秋人表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中作

程端學曰璜字叔夏潁川人

環氏中左氏二十國年表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列國臣子表

宋志十卷

佚

程端學曰環中字應仲淮陽人

中興聖政錄紹興四年六月

玉海作五年五月

秘書丞環中知臨

江軍中嘗進春秋年表沈與求奏不當先魯而後周上曰

士大夫著述譌舛容有之中為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豈

可置之三館

鄧氏

名世

春秋四譜

宋志六卷

佚

宋鑑紹興四年三月詔草澤鄧名世引見上殿名世初以

劉大中薦召赴行在獻所著春秋四譜上命為廸功郎

玉海鄧名世上春秋四譜六卷以經傳國語參合援據為

國譜年譜地譜人譜三月引見九月賜出身充史館校勘

姓譜鄧名世字元亞臨川人先是議臣禁學春秋名世獨

嗜之試有司屢以援春秋見黜乃益研究經旨考三傳同

異往往發諸儒所未及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錄其書以

進遂以布衣上殿賜出身除勅令所刪修官兼史館校勘

又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

辨論譜說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辨論譜說十篇一卷辨先儒言經傳之失考訂明切

朱氏震春秋左氏講義

三卷

佚

玉海紹興五年三月詔侍講朱震范冲專講左氏傳震進講義三卷

范氏冲春秋左氏講義

宋志四卷

佚

玉海紹興中侍講范冲進左氏講義四卷

李氏繫春秋至當集

佚

春秋機關

佚

春秋集解

佚

魏了翁誌曰公字清叔蜀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郎中太府少卿自號桃溪先

生公講學臨篇皆探源尋流取法前古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機關春秋集解經語提要

黃氏顏瑩春秋說

佚

陳氏長方春秋傳

佚

張昞曰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居吳中步里紹興閒以進士終江陰軍教授所著有春秋禮記尚書傳

吳氏曾春秋考異

宋志四卷

佚

按春秋考異陳氏書錄解題云不著名氏錄三傳

經文之異者而宋藝文志題作吳曾今從之

左氏發揮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臨川吳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時事為之論若史評之類

宋鑑紹興十一年六月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廸郎曾獻所著春秋發揮而宜有是命

夏氏沐春秋素志

宋志三百一十五卷

佚

春秋麟臺獨講

宋志十一卷

佚

王應麟曰夏沐撰春秋素志三百十五卷凡三百萬言謂出於元聖素王之志名曰素志又略其文而約說之為麟臺獨講十一卷

句龍氏傳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佚

馬端臨曰夾江句龍傳明甫撰

劉光祖序略曰傳字明甫精於春秋三傳博習詳考又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書小國滅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著其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蓋嗜古尊經之士確乎其能自信者也

黃氏叔敖春秋講義

宋志五卷

佚

程氏迥春秋傳

宋志二十卷

佚

朱子曰沙隨春秋解說滕子來朝最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桓三年便書滕子來朝或以為時王所黜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或以為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皆書子豈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

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卻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非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

春秋顯微例目

宋志一卷

佚

方氏淑春秋直音

宋志三卷

佚

陳振孫曰德清丞方淑智善撰劉給事一止為作序以學者多不通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著其音蓋古文未有反切為音訓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穎輩於漢書音義可見

畢氏良史春秋正辭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通例

十五卷

佚

玉海紹興十三年正月畢良史獻春秋正辭二十卷詔諫議羅汝楫司業高閔看詳來上特改京官

陳振孫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撰良史為東平留守屬官東京再陷留金三年著此書已而得歸表上之

北盟會編畢良史字少董蔡州人

陳氏知柔春秋義例

十二卷

佚

吳氏仁傑春秋論

未見

洪氏邁春秋左氏傳法語

宋志六卷

未見

徐氏端卿麟經淵源論

十篇

佚

魏了翁志曰武義徐君諱端卿字子長紹興十一年進士教授鎮江嘗著麟經淵源論十篇

董氏自任春秋總鑑

宋志十二卷

佚

玉海紹興十二年十二月詔董自任上春秋總鑑可采宜處以太學錄之職其書祕省錄進凡十二卷類集本末而為解義

程端學曰廬陵人

劉氏本春秋中論

宋志三十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中著

程端學曰長樂人

洪氏興祖春秋本旨

通考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又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

類多先儒所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興祖嘗為程瑀作論語解序忤秦檜貶昭州以死

黃震曰浮溪序春秋本旨直謂仲尼復生不能易而末乃歸之興祖可草辟雍封禪之儀則文人之妄意談經其舛甚矣

晁氏公武春秋故訓傳

宋志三十卷

佚

續館閣書目淳熙中晁公武進春秋訓傳三十卷

張氏九成春秋講義

一卷

存

按張氏春秋講義載橫浦集通英殿進講八三篇
一曹伯來朝一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一六月辛丑
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海昌縣庠所講二篇一
發題一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又日新錄載輦帥師
一篇

王氏彥休春秋解

佚

王庭珪序曰王澤竭於不競之晚周然後春秋作然六經
俱焚於秦自漢以來采取古文逸篇往往出於菑川濟南
齊魯諸生之所掇拾惟春秋出聖人之筆時有斷闕要非
後之儒者所能竄一詞也世之爲春秋學者其說鋒起解
詁論釋至數十百家類以詞氣相擊排黨枯竹護朽骨徒

爲異論以相訾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彼去聖人
千百年之後取其焚餘殘脫之篇益鑿其說以出新意失
其旨矣余崇寧中始遊廬陵郡學是時朝廷方以經術訓
士薄海內外悉用三舍法獨春秋不置博士故鼓篋升堂
無問春秋者惟王彥休以宿學老儒時能誦說而學者終
不暇習彼年復詔天下立學以是經天子之事首尊用之
於是彥休之學久湮沒而近乃出焉若彥休者可謂能守
其所學窮年而不易特未見有入室操戈而伐之者耳惜
其老矣不能以是發策決科編次其書丐余文以冠之
羊氏永德春秋發微

佚

括蒼彙紀羊永德縉雲人紹興中進士官奉議郎徽州通

判師事呂成公

桂氏績類左傳寰宇志作桂績

十六卷

佚

廣信府志桂績字彥成紹興乙丑進士終浙西運辦

黃氏開春秋妙旨麟經總論

佚

徐氏人傑春秋發微

佚

朱氏恮春秋羣疑辨

二卷

佚

晏穆曰浦陽朱恮師黃山薛大觀大觀善於說春秋能紹述平陽孫公復遺旨登其門者亡慮千餘人惟恮實得其要領

柳貫曰浦陽朱恮撰後有石陵倪朴跋語觀其所述大槩本尊王發微

王氏十朋春秋解

佚

周氏聿春秋大義

佚

張氏震春秋奧論

佚

右見章俊卿羣書考索載一篇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終
鄭氏綺穀梁合經論

佚

晏穆志墓曰處士諱綺字宗文傳家學以春秋爲宗其所
篤好獨在穀梁氏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乾道中賜號曰
冲素處士

揭傒斯曰處士穀梁合經論多發摘微辭

金華府志浦江義門鄭氏起宋建炎迄明正統歷三百餘
年五十四世合居聚食自綺始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終

弟子無錫敦 汾覆校

